

戰時國民教育戲劇叢書第一集第一種

# 第二號漢奸

陳啓肅著

福建省政府教育廳  
特設教育巡迴教學團編行

時：現在。

第一幕：某日下午。

第三幕：數日後。

第三幕：三個月後。

第四幕：又後月餘。

地：後方。

第一幕：黃金生家。

第二幕：黃金生家。

第三幕：黃金生家。

第四幕：趙大爺家。

人：（以發言先後爲序。）

小毛 金生子，七八歲，天真爛漫，辯氣倔強。聰明可愛的孩子。

趙大爺 保長，五十二歲，土豪，陰險狠毒。

金生母 五十七歲，兇狠暴躁，囉哩囉唆的女人。

黃金生 二十七歲，體格健全，克苦耐勞的人。

馮大嫂 四十六歲，趙大爺的傭婦，善語實，不明事理，但是有良心的女人。

## 第一幕

佈景：一間佈置簡陋的房間，但却是清潔得很。台右及台後方都有一個頗大的窗門，從窗門望出去，有一些花木，竹籬笆。台後方靠右有一榻門。台左又有一榻門，通內門旁邊放一架舊式的眠床，房中有椅，有桌，有許多其他的陳設。

開幕時，金生妻坐在椅上縫衣服，小毛子正起勁地在玩他自己的東西——他玩的東西，可視演出所在地所流行的兒童玩具，如在福州，最近流行一種兒童玩具，叫做「打倭奴」（註），此劇如在福州演出，即可用此。

金生妻是個十三分漂亮的女人，她有着黑的細長的睫毛，從那兩層的目眶夾縫中伸展出來，蓋着那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使人一看就會感到喜愛的。鼻孔安置在臉孔上非常適當的位置，那一對紅唇，似櫻桃的小口，特別使人喜歡，假如要從臉上來吹毛求疵的話，那也許是下巴太尖削了一點，顴骨稍嫌高聳些。她只有中等身材，梳一雙小時髦的髻，雖然在家裏勤勞地操作着，她的兩手仍舊保持着她固有的白嫩與纖細。她是生過小孩子的人，然而她的身體並未會變得難看，全身的曲線分配得太均勻了，縱使她穿去的是所謂荊釵布裙，這反而增加了她的潔淨的美，常在城市過生活的人們，看到了她，定會感到她是另一種新的美的典型。她過去並未受過何種學校教育，但却知道怎樣來教育孩子，怎樣盡她家務。她愛她的丈夫，愛她的孩子，超過愛她自己，爲了丈夫或是孩子的緣故，她自己是可以用犧牲的。

小毛，只不過是那麼一個小小的孩子。通常在他那樣的年紀，除了吃飯睡覺之外，當然談不到什麼人情世故，雖然，小毛對於世界上的黑暗面不能有透視的能力，不過他聰明，有時由

於他的聰明，反而分析出事實的真理，我們只看他的眼睛，就知道他聰明的程度了。

小毛（以下簡稱子）（邊在玩「打倭奴」。）打你！打你這倭奴！打你這日本鬼子！（打倭奴在地上旋轉着，他一下一下起勁地打，些時，金生妻停下縫衣服，向他。）

金生妻（以下簡稱妻）小毛，我瞧你也玩兒得夠了，還不去唸書，等下你爸回來了，瞧他不罵你！

子（看她一眼）不，爸不罵我，爸從來就沒罵過我的。（還在玩他的。）

妻誰說爸不罵你的，你不唸書，爸還會疼你哩。

子（自信地）我不怕，爸不會罵我，更不會揍我的，

妻（有些生氣地）你爸不打你，我打——你聽話不聽話？

子（看看她，軟軟地）我聽話了。

妻（撫慰地）那不要玩兒了，乖乖地，趕快來唸書。（把書放在桌上。）

子（不大願意）人家從學校裏回來，也得休息一下子，老是唸書唸書。（又把「打鬼子」打了兩下，那鬼子就加速在地上轉着。）

妻（威嚇地）你到底聽不聽話？（站起。）

子（急過去按她坐下。）媽真是，小毛什麼時候不聽媽的話呢？

妻（摸他的頭。）乖乖地聽媽的話，媽才愛你。

子媽，我問你，我聽先生說，現在我們中國跟日本鬼子打仗了，我們大家都要努力來打鬼子，是不是？

妻（肯定的）那是的，鬼子太欺侮我們中國了，我們中國人都要聯合起來跟他們打。  
子（進一步）那麼，打鬼子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囉？

妻（明白他兒子意思的一半。）你不要胡說，我只要你來唸書。

子（撒嬌似的）不，媽，我只要你說，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？

妻（看他）是最重要的，怎樣？

子 那麼誰都該去打鬼子了？

妻 那也看——

子（趕緊攔住她）媽，我也要去打鬼子！

妻 你別胡說，像你這麼一點兒年紀，怎麼打得過鬼子！（帶哄地）乖乖的，來唸書，（把書推向前

子）將來年紀大了，書也讀成功了，那個時候再去打鬼子。

子 媽，我能够打鬼子，真的鬼子我不能打，假的我總可以呀！

妻（不明白）什麼假的？

子（從地下拾起「打鬼子」）哪，這不是鬼子嗎，我可以打牠！（迅速地吧木頭纏上線，一拉，鬼

子在地上旋轉着，他又繼續着打。）

妻（起身把鬼子奪下）你這小鬼，在媽面前也要胡鬧！

子（笑着，避在一邊）媽不是也說打鬼子是最重要的事情嗎？我現在正在打鬼子，媽又把鬼子奪走

了！

妻（過去牽他到桌前）你這小鬼，不要再說了，趕快唸書。

子（不願意地翻開書）媽老是耍人家唸書。先生說，一個人太用功了，把身體弄壞，就更不好了。

妻（裝做生氣的樣子）唸書不會唸死了你，別多話了。（牽過他，轉溫柔地）乖乖的，聽媽的話，

趕快用功點兒，將來年紀大了，有了學問，做了官，也不枉爸爸媽媽這樣克勤克儉，掙得點兒的

饒讓你去唸書。

子 (喜氣洋洋地) 媽媽，小毛子將來一定要做大官，賺了許多錢來孝敬爸爸跟媽媽的。

妻 (撫摸他的頭，溫柔地) 可不是，要做官，一定要唸書，不唸書，怎麼做得官來？

子 (奇峯突起地) 媽，爲什麼不做官去？

妻 (笑一笑) 我怎麼能够做官，官是男人方能够做的。

子 (懷疑地) 爲什麼女人不能做？

妻 (肯定地) 女人不能做的。

子 (不明白地) 爲什麼不能做？

妻 (無法解析) 女人從來不做官的，只在家裏看孩子，煮飯，洗衣服，這些是女人做的事情。

子 (繼續地) 那麼爸爸是男人，爸爲什麼不去做官？

妻 (勉勵他) 因爲爸爸在你這麼大年紀的時候，爹爹沒送他去唸書，不認得字，所以現在不能去做官。

子 爺爺爲什麼不送爸爸去唸書？

妻 (嘆息地) 就是說了，因爲爺爺不送你爸爸去唸書，誤了你爸爸，所以現在你爸爸無論怎麼窮，就是連飯也沒得喫，總要想法子送你到學堂去唸書的，他不是常常對你說：「我因爲不認得字，喫了不少的虧，所以現在一定要送你去唸書」，你想想看，你爸爸一天排了一担東西到村裏頭去賣，辛辛苦苦地賺了一點兒錢，克勤克儉地送你去唸書，就是希望你將來能够替爸爸媽媽爭點兒臉子回來，不會被人笑話，說金生孩子的壞話。

(點點地站着聽) 好像有點兒明白似的。

妻 你瞧瞧隔壁的黃三爺，他不是還有一頭水牛，幾畝田地嗎？他的孩子就沒有送去唸書。你爸爸比他窮苦得多，反而能够送你到學堂去。

子 黃三爺爲什麼不送他的阿貓到學校去呢？

妻 黃三爺跟你爸爸差得多哩。喜歡抽烟，又喜歡喝酒，有的時候還要去賭錢，這麼一來，那當然沒什麼錢剩下來送孩子去學堂了。阿貓到也很聰明，可是都這樣子下去，將來一定跟你爸爸一樣，被他誤了。可是你爸爸跟黃三爺就完全不同，不會抽烟，又不會喝酒，從來就沒有賭過錢，每天賣完了東西，就回家來，安安分分地過日子，每天賺下錢，肚子餓了不敢買東西喫，衣服破了縫補了再穿，積藏些兒讓你唸書。你想想看，你能够到學堂去唸書，是多麼不容易，多麼困難的，你如果不用功，那不是太對不起了爸跟媽嗎？

子 (俯首，欲泣地) 媽，小毛會用功的。

妻 (摸着他的手，慈愛地) 能够用功就好了，也不枉了爸和媽現在所喫的苦。

子 (小毛給他母親這樣一說，真的乖乖地拿起了書來大聲地唸。)

妻 (止住他) 奶奶病了，在房裏睡着，不要這麼大聲唸，吵醒了她。

子 (子放低聲音唸，些時，門外先有了咳嗽一聲，然後：)

門外 (故意造作的柔和的，諛媚的，然而破紛紛的聲音) 金生嫂啊，收捐的來嘍！

子 (小毛一聽到這聲音，就知道是誰來了，立刻放下了書，跑出門去。)

門外 (在門外) 來嘍，醉蝦蟆，又收什麼捐哪？

子 (混帳，你娃兒家懂得什麼，你媽呢？)

門外 (少毛出現在門，背向內，張開兩隻小胳膊攔住門。)

子不，媽不見你，媽怕你那對謎縫眼兒……

門外（生氣地）滾開！你再瞎說，看我不撕破你的嘴！

子（倔強地）好，給你撕，你撕破了我的嘴，我就撕破你的錢袋兒，看你收的捐够喝多少天燒酒。

（金生妻只怕小毛下面再說出不好聽的話來，急過去推開了他。）

妻小毛，你站開，娃兒家，怎麼隨嘴亂說？

（趁着小毛被金生妻推開，而嚇起了嘴吧站在那兒的時候，趙大爺早已擠進了房門，而且已經坐在金生妻的床上，並不等待誰讓，把棹上那隻黃銅的小烟袋捧在手裏了。）

（趙大爺，他的一個臉孔瘦削得可怕，紫檀色的麻臉，兩頰深陷進去，尖尖的耳朵，尖尖的下巴，在下巴，留着一點鬚鬚。人很矮，個個瘦着背脊，穿一件藍布大褂，上面已經積滿了油膩。他詭媚人的時候，常常把眼睛合成一個縫兒，裝做柔和的聲音，可是他的聲帶太鬆弛了，因此發出的聲音，總是破鏗似的，假如他是發怒而威風起來的時候，那就更加利害。）

（他那麼自由自在地坐着床沿，使金生妻也弄的沒有辦法，看他那態不客氣地抱着水烟袋，氣起來真想給他兩個耳光，但是爲了他的陰險狠毒，終于忍氣吞聲地瞧着他。趙大爺也謎起了眼睛，

緊盯着她半天：）

趙大爺（以下簡稱趙）（討人厭的笑，笑起來，眼腫四圍就纏起許多魚尾紋）金生嫂，（把烟袋持一持）火啊！

妻（俯下頭來，走到棹邊，拿起紙捲來點了火，招手小毛過來）來，把火給趙大爺！

（小毛接過紙捲，正要送給趙大爺的時候：）

趙（急搖手）不，不，不！金生嫂，還是你自個兒來，這娃兒我不喜歡他！（說後，把那笑得蹉蕩



的眼睛，飛了金生嫂一個眼兒。）

子（直率地，把紙捲放在棹上）醉蝦蟆，我才不喜歡你，我才討厭你哩！（把小指頭指指趙，又指指紙捲）不是媽叫，你才別想我拿給你哩。

趙（並不瞋小毛子一眼，只是對金生妻謎起了眼睛，非常淫蕩地笑着，又飛她一個眼兒。）

妻（氣得同時也拍得發抖，但是極力忍耐住，乾站在那兒，低垂着頭。）

趙（緊蹙着臉，謎笑着的破鑼聲）金生嫂，謝謝你，把火給我。

妻（無可奈何地，抑壓着忿怒，屈辱地，用她微顫的手把火送過去。）

趙（接過火，勝利地笑了，那聲淫蕩地對金生嫂笑。）

妻（俛首退了回來，坐下蹙着眉頭，極力避免和他的眼光接觸。）

子（拿起打鬼子，在一邊玩着。）

趙（一袋一袋地抽着烟，不時不時瞋着她一眼。）

（這樣，沉默着，沉默着，只有小毛在旁邊喊叫聲「打鬼子，打鬼子」！經過了幾十秒鐘。）

妻（低着頭，眼睛看在地上）趙大爺，又是收捐嗎？

趙（把手中的烟重重地抽了一口，吐出一大團烟後）收捐，是的，收捐。

妻（奇怪地）前五天不是剛收過一次了嗎？

趙（毫不在乎地）那是義勇捐。

妻（眼睛始終沒有看他）那現在是什麼呢？

趙（堂而皇之）現在收的是壯丁捐。

妻（疑竇地，偷偷看她一眼）怎麼現在有這許多捐，一個月至少得收四五遍？

趙妻（飛袖一撇。搖頭，嘆息似的）有什麼辦法呢？上頭要我來收的。

趙妻（担心地）這壯丁捐幾捐多少？

趙妻（把五個指尖合攏起來，高高地舉過頭頂，而後像撲蝴蝶似的把隻手向前一伸，同時把脖頸一探）五角！

趙妻（這龐大的數目把她嚇了一跳，無力地）五角？

趙妻（肯定地）嗯，五角。

趙妻（照例的請求）五角，太多了，趙大爺，少捐點兒吧，像我們這樣小戶人家，那兒捐得起這麼多呢？

趙妻（搖着手）不行，不行，這錢捐給上火線打鬼子的壯丁家屬的生活費，按戶攤派的。

趙妻（懷疑地）每一家都出五角嗎？

趙妻（站起，把烟袋放在棹上，就站在棹的那一邊）那也不一定，有的多，有的少，（把身子俯在棹上，伸長頭頸）唔，要是看在你命生嫂的面上呢？不捐也行，我給墊過去都沒關係，可是金生，我們沒那樣的交情，五角，那他就非出五角不可。（接着，向他作一個詭媚而狡猾的笑）

趙妻（他看趙大爺走近了母親，就丟掉打鬼子，跑到他們兩人中間，倚着他母親，裝個鬼臉。五角，五角，拿了五角，倒有四角拿來買酒，裝進醉蝦蟆的肚子裏兒去了。）

趙妻（急牽過他站在另一邊）娃兒家，別多話！（轉向趙，從身上拿出兩張一角的角票出來）趙大爺，我手中只有這兩角錢，請你先拿了，要是一定要出五角的話，明天教金生送過去就是了。

趙妻（接過了錢，從身上拿出一個又髒又臭的錢袋出來，邊把錢放進去，邊厭着金生嫂）不必，不必，還是我來拿吧。

子（向前）不要你來，不要你來！你來了總沒好事兒。

趙 怎麼沒好事兒？現在許多人在前線打仗，我們在後方的人當然要拿出錢來慰勞他們了，你們娃兒家懂得什麼！

子（狡猾地向前）我們娃兒家雖然不懂得什麼，可也知道醉蝦蟆捐了錢去，是拿去买酒喝的。（被他母親牽回去）

趙（生氣地）我告訴你，你以後再這樣蝦蟆長，蝦蟆短的話，我可放不過你！

子（倔強地，嗤之以鼻）放不過我怎樣？只要我一腳，就把你醉蝦蟆踩扁了。（用腳重重向地上一踏。）

妻（牽他到自己的背後）娃兒家，別多話。

趙（氣沖沖地）假如不聽着你媽面上，（轉對妻，詔笑）我真的要給他好幾個耳光！

子（還想反駁他。）你——

妻（截住子，低下頭來，手指微顫。）小毛！

趙（誘感地笑着）真的，金生嫂，假如不是瞧着你面上，趙大爺不是那麼好說話的人。

（金生妻雖然氣得發抖，可走極力抑壓着自己，不敢抬起頭來，趙大爺又坐到床沿，貪婪地看着她，她們之間沉默了些時。）

趙（半自語地）前線的人員死得太多了，我們這鎮上每月就要抽去十幾個壯丁！

妻（袒心地）金生不會所抽去吧？

趙（嚴肅地）那里，那里，馬上就要輪到他了。

妻（瞪大了眸子）真的嗎，趙大爺？

趙 (認真地) 我當保長的人還騙你嗎？(加重一句) 馬上就舉輪到他了，這是沒辦法的。

妻 (懷疑地) 我常常聽人家說……

(金生妻還未說完，房裏，金生的母親在喊了。)

金生母 (以下簡稱母) (在內面，聲音雖然帶點衰老，但是尖銳得很) 小毛的媽，金生回來了沒有？

妻 (向內) 沒有，媽？

母 (在內) 你跟誰在講話？

妻 趙大爺。

母 (在內) 你扶我起來，我要到外邊兒坐坐。

妻 何必出來了？媽，外邊兒風大，招了涼不是玩兒的。

母 (兇聲地) 我叫你進來，你就進來，別囉唆了！

妻 好，我來了。(轉身欲進去。)

趙 (眯着眼睛對她淫蕩地一笑) 金生嫂，我走了，那三角錢我不要了，送給你金生嫂買胭脂搽，哈哈！(下。)

(他笑着走出門去，金生嫂恨恨地在他那駝背上瞪了一眼，極力忍耐住，欲入內。)

妻 小毛，幫我去扶奶奶出來。

子 (截然地) 我不要！(說着跑向大門，金生嫂正要進去，他却向外喊着，唱歌似的：) 醉蝦蟆，

趕快退送，下次不要來，兩毛錢拿去買酒喝，喝醉了，天菩薩保佑，跌了一交，頭上跌個大疙瘩

……

妻 (急過去，把他牽進來。) 你這個孩子，怎麼這麼多話？

子 (倔強地) 我不怕他！

妻 (俯下身，正想對他說什麼。)

母 (在內，尖聲) 怎麼，半天了，還不進來扶我出去！

妻 來了，來了。(急入內。)

(小毛仍舊玩他的打鬼子。)

(金生妻扶着金生母出來。)

(金生母，年紀雖然尚未十分老，但是多病，據她自己說是病了七八年，人的確是瘦削得很。不過她不是個善良的女人，常常發脾氣，喜歡罵人。我們只看她像浮虛一樣的兇惡的眼睛，就有些和他不敢接近。她和他的兒子的性格完全不同。)

母 (邊走出來，邊在嘮嘮叨叨地罵。) 你近來在家裏越過越挖大了，喊你半天你才進來，你倒底還着誰的勢力，連我的話都不聽了？

妻 (扶她坐椅上) 媽，我並不敢！

母 不敢，要怎樣才敢呢？狐狸精，整天迷住了男人不放鬆，你以為迷住了男人就可以來欺負我嗎？我告訴你，金生是我的孩子，我自己生出來的孩子，前七年，沒有娶你來家的時候，他是個多麼孝順的孩子，可是你這狐狸精一進門，他就變了，慢慢地變了，你還敢家精，你一進門來我就病，一直病，病了七八年沒有好過，你用了什麼魔法把我弄成這樣，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

(柔順地) 媽，請您不要生氣，慢慢地說——媽，您想想看，我怎麼敢來欺負你呢？我是你的媳婦兒，我孝順你還恐來不及，我那兒有這麼大胆弄魔法來害你，媽，你瞧，小毛的爸他……

母 (怒，擊椅) 你給我住嘴！(舉手她) 媽！媽！孝順！孝順！孝順！孝順！你以為這樣甜言蜜語

，媽長媽媽短地來了一下子，就可以隔過了我嗎？你才別做夢！告訴你，你的狐狸狡計，一件一件都隔不過我的！

妻

（申辯而求饒似的）媽，實在說，我並沒有什麼狡計，我更不敢對您媽用狡計，我是個粗心的人，平常對媽也許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，請媽原諒我，教導我，有什麼不是，就是罵我，我也是——（火上添油似的）難道你沒有不是我會罵你嗎？你別裝模作樣，嘴裏說得甜，袖裏藏刀，暗箭射人！

母

（欲想解析）是，是，媽講我總是對的。不過——

妻

（截住她）難道我錯了？

妻

（低聲地請求）媽講我什麼我都不敢說，不敢頂嘴，只是媽罵我狐狸精，給人家聽到，人家會笑話我，我怎麼有臉見人呢？媽，請你以後別再罵我狐狸精，留點兒臉面給我見人，好不好？

母

怎麼，你也怕人家笑話嗎？怕人家笑話就別裝狐狸。

妻

我不敢！

母

（把臉轉向別處）不敢？（突然。又轉身來。大聲地）我偏要叫你狐狸精，你怎樣，你到官府裏去告我！

子

（他的正義感實在抑壓不住，就丟了手中的打鬼子。跑到奶奶面前。）奶奶，媽並沒什麼，奶奶罵聽許多話了，還要罵他什麼狐狸精！

母

（刮他一個耳光）放屁，我罵不得你媽？（小毛呱的一聲哭起來，被她母親牽到背後）我偏要罵！你這狐狸精！迷了丈夫還不算數，連兒子也迷住。好，你們父子三個人，現在索性合攏起來欺負我了！反正我現在年紀老了，又多病，在家裏，多麼發愁，你們索性把我弄死吧！我也省得生氣，省得眼裏瞧着不慣，你們索性弄死我吧！你們索性勒死我吧！（她罵得眼淚跟鼻涕一起流下

來。)

妻 (站在那裏，低下頭來，一句也不敢回話。)

母 你別以爲生了個孩子在黃家就有天大的功勞，我也生過孩子，我生的孩子就是你的丈夫，你知道嗎？天有眼睛會報應的，你的兒子大了難道不娶媳婦嗎？娶了一個比你還鬼的，還古怪的，教她來收拾收拾你，你才知道報應不差哩！

妻 (仍舊低着頭不答)

(小毛擦乾眼淚，溜出門去。)

母 (瞧她半天) 怎麼，你不說話，你在心裏頭咀咒我，是不是？

妻 (仍舊俯着頭) 我並不敢——

母 不敢！(在房中看了一眼，發現了一個奇蹟。) 怎麼，你剛才不是跟趙大爺在說話嗎？趙大爺呢？

妻 (看她一眼) 回去了。

母 (緊盯着她臉上，好像要看穿她凶險似的) 回去了？怎麼我一出來他就回去了？我沒出來的時候，你們反而親親熱熱地在說話兒？

妻 (這一點是她所惟一不能忍受的侮辱，他仰起頭來，想申辯) 媽，趙大爺要——

母 (截住她) 不要說，我知道的，我只告訴你，迷住漢子還是迷自己的丈夫，可不能去迷別人。

妻 我並——

母 (又截住她) 不要辯，辯是沒用的，我只教你自帶兒小心，別以爲你漢子出去做買賣了，我又病在床上，你就想——我告訴你，我還沒死，我有眼睛，我有耳朵，我什麼都清楚，什麼也別想瞞

了我。

妻 (委曲了半天，到此時實在忍不住，淚如雨下) 媽，我……我……實在……並沒有……

母 (瞪她一眼。) 不要哭了，還有什麼好哭的？我不喜歡瞧着你這個潑兒，我不會被哭軟了，被你迷住的，你對你漢子的法子對我沒用處！

妻 (不則一聲，坐在床沿哭泣)

母 (大聲) 不要哭，聽見沒有，我不許你哭，我還沒死，你哭什麼？

妻 (只得極力忍住，擦乾了眼淚，但是她的眼淚無力自制地流出來。)

母 (瞧她些時。) 哭，哭什麼！扶我起來，我要進去歇歇了。

(妻擦乾了眼淚，忍住自己的傷心，扶金生母進去。)

母 (一邊走進去，一邊還在嘮嘮叨叨着。) 你們總喜歡我死，我死了，你們就舒服了，是不是！沒

良心的……

(妻扶母入，些時，妻含着一泡眼淚出來，伏在棹上，哀傷地痛泣着。)

(金生挑着零食担進來，小毛牽着他的手，一邊吃着餅，一邊跳着。)

(金生，個子很高，是個強健的青年，長方臉，濃黑的一雙劍眉，高鼻樑，厚厚的嘴唇，作事十分穩重，從來不無故發火的，他每天挑着零食担子出去，回來的時候，便把一日叫賣的贏餘交給金生嫂做爲次日的用度，他自己不浪費一文，他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在這整個的小鎮上，要算是一個頂安分的年輕人了。)

子 (邊在喫餅) 爸，今兒賺了多少錢？

金生 (以下簡稱生) (放下担子) 大概有八毛多。(轉身看到金生嫂，他此時正急在擦乾眼淚) 怎



麼，（走近她）你哭什麼？

沒有，我那兒有哭。

（走近看着他的臉）怎麼，你這不是哭？（用手去摸他的腮邊）哪，這不是眼淚？（哄她的哭，對子）小毛，來，羞你媽，做媽的人還要哭，是不是，小毛，小毛都不會哭？

（急避開，擦乾了腮邊的淚，強笑）那兒，我好好的爲什麼要哭呢？

（溫存地）你別瞞我，誰欺負了你嗎？（坐在她身旁。）

（讓過一點）笑話，誰會欺負我呢？

（哄小孩子似的）告訴我，誰欺負了你，我去打他。

（笑了）你去打吧，根本就沒人欺負我。

（直截地）奶奶，奶奶真討厭，無緣無故的說媽這個，說媽那個，還罵媽是什麼狐狸精，我聽奶奶說話就像個老虎精，不是老虎精就不會那麼兇！

（止之）你這兒家別胡說。

（肯定地）我沒胡說。

（對子）你爲什麼不勸勸奶奶，別這樣罵媽？

勸，我怎麼不勸，可是還沒勸兩句，就被奶奶刮了一個大耳光（摸摸臉頰，好像還很痛似的。）

（笑一笑，轉向妻）這都是我，我現在替媽向你賠個不是，（站起，拱手鞠躬，說着京劇的說白）請賢妻原諒原諒，一切看在小生面上，饒恕則個。

（笑了，那麼從心上的嫵媚的一笑）別這麼了，根本就沒什麼要我原諒的。

妻

（笑了，那麼從心上的嫵媚的一笑）別這麼了，根本就沒什麼要我原諒的。